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261
H62
1769
v.5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一卷　魏志

長洲　何焯　屺瞻

武帝紀養子嵩嗣　注採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按夏侯惇之子楙尚清河公主淵子衡亦娶曹氏則謂嵩夏侯氏子者敵國傳聞蓋不足信

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　注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按此注乃事後虛詞掠美厥祖何人斥言閹豎

初平元年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　至以順誅逆可立定也

此項羽戰河北高祖西入關之勢也卓兵方盛未挫于外故堅壁勿戰待內釁作而後乘之

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　以弑君

討卓無故又改立君是二卓也

注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虞在幽州故曰北面長安爲行在所故曰西向

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座中舉向其肘　注魏書曰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强二子已長天下群英孰踰于此按紹此時僅爲一郡守并未得韓馥讓州未應意盛若此

三年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　烏巢之役袁氏之謀畧同而成敗異焉故用兵貴知彼已也

青州黄巾衆百萬入兖州至果爲所殺　光武擊銅馬于鄡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絶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此成敗之可參質者也　明季與流賊相持者皆不知此謀督健

出戰遂皆爲劉岱之續
四年太祖擊詳術救之至又追之至九江　外爲紹用實
所以保據兗州也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至所過多所殘戮　以報讐
興師實志在幷兼所過殺戮所以不能定徐
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　所敗黃巾精銳
尚未習練猝遇勍騎則偏敗衆攜先犯之者由官邀素知
虛實也
二年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　注魏書云云
按布蓋使人蹋伏見無兵乃復來操豫料其然設伏以待
布兵見乘隄者猝起出不意奪氣遂爲所敗也
建安元年冬十月公征奉　自爲大將軍後始稱公蓋天
子三公稱公也
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注魏書云云按議始

祇浩成之者峻淵不憂運饋則可與賊持久何變施巧勝
算常在我矣
三年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至以爲魯相　孟
德待畢諶尚爾況昭烈之于元直乎
四年初公舉种孝廉至釋其縛而用之　釋畢諶魏种而
用之皆假以懷四方之士于時宿儒世胄大抵在河北漢
南也評所謂矯情任算不念舊惡指此類
使臧霸等入青州　入青州者擾紹之左以分其兵
十二月公軍官渡　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
是爲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存焉在今鄭州中牟縣北
五年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　備有雄才
加之宗室如與紹連兵備必襲許以迎天子衆心歸仰操
事去矣故不得不急破之也
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　上固云分營與相當矣則

此但指自將之親兵也然亦必有一二萬人云不滿萬則
非其實
大破瓚等皆斬之　注採曹瞞傳曰公意欲不殺拔靈帝
時瓚爲左軍校尉與魏武皆西園八校尉之一故欲活之
六年九月公還許　紹地廣衆盛謀議之士附者尚多其
兵雖破未可取也故歸許以養威俟釁且以其間剪劉備
復起之勢得以全力徐收河北莫能牽制耳
八年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始猶
烏合故多寬假至此乃議罰爲立國經久之計
九年武安長尹楷屯毛城　至尚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
破楷則高幹并州之援北斷拔邯鄲則袁熙幽州之援
東絕擊楷自將者運道不通則堅城大衆有自潰之勢所
係尤大也
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

可以濟乎　紹見光武資河北以定海內故圖據之
十二年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
受封　封功臣乃徐議自尊矣
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　注採皇甫謐逸士傳天下
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按歷世持權賓客翕習其人
又小有才鮮不爲亂者二袁即前漢之王氏也
益州收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　時操駸駸有取蜀之
機
十四年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　由此淮南爲重
鎮
十五年春下令　注採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遂
平天下按孫劉方睦而云遂平天下蓋其器限之也史家
訴操攻伐自克紹而止譏過此即鼎足虎爭非復所能戡
定矣

注以及子植兄弟一此子植植字乃子桓傳寫之訛對臣下不以稱子之字爲嫌觀陳思王傳注中所載諸令屢稱子建則此爲子桓决也

十六年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弱者出戰强者繼之其挑戰者乃游軍也

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　關中定而後魏公九錫之事成矣　魏公之命及丕禪受之際但錄冊書而不著其僞讓承祚之微詞所以殊於他史者也　曷辭可以削畧注復載勸進牋不亦贅乎

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此魏國之官

十九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至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如此則所得者不過從亂如歸之徒雖取濟一時東漢

二百年之善俗俄焉盡矣由此篡亂相循神州左袵豈非中國禮教信義爲操所斵喪而然耶

二十年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至巴漢皆降　操誠善兵以諸傳考之獨此役幸成非實錄

二十一年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　注魏書云云春祠令講武奏儀然以天子議禮自處矣

二十四年夏五月引軍還長安　朱温末路大敗於李存勗後嗣彌以不振乃知操之斂軍而退爲善持盈也

冬十月王軍摩陂　陸機弔魏武帝文云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乎此年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觀此則操實以西行不得志而發病及襄樊圍急狼狽還救僵息不遑登頓而死史

不盡書耳當以武侯正議參證

二十五年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至無藏金玉珍寶　陸機弔文載遺令有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注中亦宜補見

評　評無溢美收紹四州之後不復能有爲此志所以不得不並列三國也

文帝紀建安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　注採魏書云云此與朱建平事相類或所傳異也

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　注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按魏未嘗以夏侯爲同姓故與之婚姻孫盛所議非也

庚午遂南征　注採魏畧云云其言凡近無可採危于累卵言之又過先王不稱爲德犯其所忌性之死非不幸也其得禍尤酷者丕將行禪代之事而治兵以備非常又欲

飾其跡托之南征性不愉而贅言沮衆不遂莫能容忍耳

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　注採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于魏王文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按此可為無堅冰二字之證

黄初二年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自此遂無水旱劾三公之事然燮理之意微矣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　日食正朔應在昭烈伐吳喪敗

若限年然後取士至到皆試用　左雄限年之法至此復變欲以誘進銳進之士壹志事已也

豈有七百里營至此兵忌也　兵勢惡分敵乘其間則救禦難

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　四月癸巳漢昭烈皇帝崩

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　宋書五行傳云魏
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帝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
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常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
禮終黃初不復還鄴而員丘方澤南北郊社稷等神位未
有定所此其罰也按此可見魏氏禮制之缺不獨一事之
徵附著之

評　仿漢武贊

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注採典
論帝自敘云云按觀其自敘所謂望之不似人君已不堪
張子布見況立石太學甚矣魏人之不知恥也

明帝紀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
爲高皇后　與其追尊曹騰自實其爲贅閹乞養不如丕
之殺于禮矣此自爲叡不能生子而以加隆所後之親爲
後人勸與下七月詔書連類而觀可以得其情矣

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薨　山陽公薨書曰　山陽以三月薨及秋而丞相亮適亦卒于渭濱天之于漢數訖於是矣

三年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　諸葛既卒邊鄙不聳而叡遂恣淫荒矣孟子之論中人者不亦信乎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馬有七其宣景文武惠懷愍之祥乎

四年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王肅爲祭酒

景初元年改太和歷曰景初歷　景初歷尚書郎楊偉所造事詳宋書歷志曹爽有叅軍楊偉疑卽斯人宋書又載黃初中太史丞韓翊嘗造黃初歷時陳群爲尚書令奏以爲是非得失當以一年決定令注家于群傳遺之楊偉歷施用暨於晉宋而名字翳然亦採掇之闕畧也

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注漢晉春秋云云按金狄泣者
叡死魏亡之妖也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　注魏名臣
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云云按孔明歿而軍幾亂顗考置
副之義蓋老謀也
有慧星見張宿　其占與王莽地皇三年有星孛于張同
天將除曹氏矣
三年癸丑葬高平陵　注魏書曰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
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按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此不獨
免于交德之譏亦萬古毓德潛邸正法也潛思書籍事其
遠者大者而不徒用資文藻則才識開益不待接人臨事
胸中自有權衡矣
三少帝紀齊王正始五年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尙書令
荀攸于太祖廟庭　注臣松之云云按遺郭嘉者亦以非

魏臣也景元三年復祀嘉蓋司馬氏以屬其黨　獨祀典
韋者加之死事也

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至爲萬世法
　史家於平叔等旣于曹爽傳中附見不能爲之平反特
錄此奏於紀使百世下因其言而知其人不欲盡沒其寔
於異同之口耳

嘉平元年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至語在爽傳
　恭之殺賢懿之族爽皆稔知其中外殫微猝起乘之

六年秋九月太后令曰至以避皇位　芳臨御數載非若
昌邑始徵若果君德有闕播惡于衆師何難執以爲辭今
稱太后之令發牀笫之私有以知其爲誣矣

高貴鄉公甘露元年春　注採魏氏春秋遂言帝王優劣
之差帝慕夏少康搜言論之間慨慕少康則漢猶有在矣
其亦機事不密之端乎

丙辰帝幸太學　陳氏詳書幸學問難于紀蓋亦深致嗟惜之意

二年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鎭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至事從豐厚　注臣松之云按時淮南引吳爲援壹適來奔故司馬氏濫以爵寵之冀以招誘來者

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公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書高貴鄉公卒其猶有良史之風歟抽戈犯蹕若直書之則反得以歸獄于成濟今公卒之下詳載詔表則其實自著而司馬氏之罪益無可逃所謂微而顯順而辨也史通論之蓋未識變例之深旨

沈業卽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　觀此二語沈業方爲司馬借以自解于天下幾與成濟同戮矣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　以親疎論是時不後尚有人璜爲宇之子則

操後也當時惟貽之指貽穆遠近莫敢議矣

陳留王景元元年故漢獻帝夫人節薨　高貴鄉公弑崩之事獻穆猶親見之常道鄉公薨于晉太安元年則又晉室大亂趙王倫盜篡反正之後也噫

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　章表稱臣于心有所不安不臣可也當更取北魏淸河王事參之不至如周世宗之野差順耳

咸熙元年春正月行幸長安　郭太后在殯蓋璽綬而出也

以司空王祥爲太尉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祥知拜之不可然其自處何以并在楊彪下也厥後馮道受郭威之拜復折而事周是以唯大節不可奪爲難

罷屯田官以均政役　法久漸敝當時罷之必有以也當合司馬芝傳參觀之

評仰遵前式 至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君以此始必毁
此終評語可謂絞而婉矣
后妃傳武宣卞皇后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 注採魏
書云云按卞亦有權數若顯救植則外廷必有武姜叔段
之議不以爲言而動以意或可爲耳
文德郭皇后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
緣取以爲妾也 此時當別有科禁今不可考矣青龍中
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奪以配戰士亦當緣此爲辭耳
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 注採魏畧云云按郭太后殁
其宗親恩禮無改故陳氏不取然毛后賜死曾猶遷官曹
氏之酷虐變詐難以常理推也
董卓傳公卿見卓謁拜車下 注採張璠漢紀云云按注
前所採山陽公載記之語尤近實觀義眞後此其氣已衰
未必能爲是言僅足以避兇人之鋒耳

袁紹傳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注採魏書云云按游俠之歸必爲亂首諸袁是已曹操所語王儁者上之人當圖之于未形也儁事在武紀荆州平下

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　紹勸進召董卓爲謀不臧漢室破壞而袁宗先受其殃天下之罪魁也

時紹勸進便可于此決之　進意既同紹爲司隷乘讒忠之出選爪牙武吏執取渠魁盡之于獄反掌可以集事徒見王甫既誅陽球旋亦受禍欲措其身于萬全之地惟望進之早斷不敢自決耳

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　紹此舉更謬方起兵討卓以廢弒少帝爲辭乃欲尊立疎宗蹈其覆轍其後終以獻帝君臣之好不固孤疑未即奉迎曹操先之使號令爲他人所假不戰而成敗異勢

矣

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注採獻帝傳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按後之權衡不審爲此二語所誤者多矣

擊破瓚於易京并其衆　注採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按許靖猶當加禮況鄭康成乎

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諫紹必爲禍始紹不聽　紹不從迎天子之謀所以先敗不聽出長子之諫所以速亡史家撮舉之乃一傳之綱也

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若用田豐之言即使許不可拔而紹據臨大河以爭其北徐州出兵擾其東南過于彭越之在梁地操奔命不暇矣

注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故復援旗擐甲席捲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　李善文選注云紹征呂布諸史不載

蓋史畧也

注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　天下之人豈可盡欺發遣之云徒爲操所嗤耳

注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至士民傷懷　此事不知信否文選注曹瞞傳云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似緣此機而實之者也

注加其細政苛慘至動足蹈機陷　此因其法令必行而動揺之

譚尚衆兵相攻　注引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于譚曰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按此二句則漢末稱本生父母之親不復係以父母之名矣

生禽配配聲氣壯烈至遂斬之　配於廢立之際從主于昏雖能死不得與沮授比

袁術傳南陽戸口數百萬至舍近交遠如此　二事亦是

撮舉其敗亡之由注採吳書云云按獻帝幼冲董卓擅命
何可比于子胥術書雖非本旨於情理稍分明
曹將軍神武應期至信有徵矣　當時人心歸操其言至
此早知其爲漢賊者不過數人而已
劉表傳　范書以表爲魯恭王之後而此注無聞焉
表雖遣使貢獻至表不聽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此曹
操所謂乍前乍却以觀世事者也
南收零桂北據漢川　注採英雄記云云按喪亂中經籍
不遂泯絕實賴有此非可以表無遠畧嗤爲不急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
表不助紹以綴操後則失合從之勢雖欲保江漢間其
可得乎
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人心
瓦解遣之必相率而潰將又凡材豈能儆一時之幸琮之

勢比于張繡之素能拊循其衆者又已異矣徒爾覆宗不納爲愈

呂布傳布覺其意從紹求去　注採英雄記云云按布是王官又除董卓故兖徐之士往往附之曹劉天下英雄然其始衆心未一者猶有擅相署置之嫌耳

張邈傳太祖曰布狠子野心至拜登廣陵太守　據徐揚之中

陳登傳年三十九卒　安溪師謂元龍於昭烈一見傾心然登父子始終爲曹未爲知人使永厥年豈能自潔于漢魏之間乎按昭烈固嘗歸曹氏當其奉迎都許從掃地赤立之中使天子復有尊安之勢天下顒顒孰不仰望及後乃知其志在自封耳使登尚在當昭烈復據徐州必戮力合規同奬王室或可不至失士北奔也惜其早歿不得與孔明季直並列季漢輔臣贊中決不隨公達輩配食魏廟

耳
臧洪傳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　注採徐衆三國評爲洪計者云云按當時無他國可奔與袁曹不協者北有公孫與趙鞭長不及南則袁術方謀僭盜况身又爲紹所拘留哉惟有辭東郡之符退而耕野待如昭烈者起而事之報曹氏于後斯上策耳

公孫瓚傳及劉從日南瓚具米肉于北芒上祭先人　瓚旣遼西人前世又非素官于朝何緣先墓乃在北芒

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　因紹等之謬計亦卽可見昭烈當日足以有爲但屬宗室自爲人所服從乃兩漢稍存封建之效也

注吳書曰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　至　文曰虞爲天子四星會于箕尾昭烈起涿郡之祥虞爲天子魏虞後也

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爲應　注採獻帝春秋云云按更其書者所以譎瓚在昔袁周二十四字後漢書即作瓚與續書發端者近之非琳所更也

陶謙傳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　注採吳書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耶按漢末爭下士故謙得以行其意

是歲謙病死　注採吳書云云按子布之筆未爲奇傑何以禰衡重之

張魯傳魯欲舉漢中降至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注採魏名臣奏載楊暨表云云按此操不敢取蜀之實錄其後懲于夏侯授首亦無意復爭漢川也然持勝之道莫善于此

爲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之曰原侯子富嗣　注採魏畧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云云按此屬皆大亂之時塢壁自保因爲雄長者也金末封建九公亦因而用之之法力不能平反假以祿位使爲扞禦也

曹洪傳始洪家富而性吝嗇 至 乃得免官削爵土　按楊沛傳此舉雖文帝不宏而洪舍客亦屢犯法與劉勳並稱得罪亦由素不檢制其下也沛事在賈逵傳注中

曹休傳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　孫資別傳有文皇帝晏駕陛下即阼猶有曹休外內之望云云按明帝與休無間知資別傳爲妄

曹真傳真以蜀連出侵邊境 至 詔真還軍　內審己外量敵于時豈能必取而數道興師子丹此舉幾于敗國喪名貽伯嗣事于蜀遂爲結怨天下之始亦微偉之餘殃也

爽齊王即位加爽侍中 至 贊拜不名　爽名位素輕忽膺重寄不勞謙以先天下而偃然輒當殊禮有以知其必敗矣

注魏書曰其以太尉爲太傅　兼大司馬則懿猶典兵但崇以太傅虛名所爲實奪之權也

颺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　曹爽諸葛恪皆以輕舉喪功結怨于民無懷之者遂以致敗後之輔幼主者苟才德不如孔明且務法子孟之休息哉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至遂出屯洛水浮橋　昭伯兄弟專政九年乃及覆敗宣王舉事固非聊爾一擲也

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　是役舊德如蔣濟人望如陳許皆爲仲達所欺

晏　注採魏末傳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云云按據此則平叔蓋尚有後但亦出魏末傳恐虛妄耳費文偉甲乙論云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雖曰敵國傳聞然以彼爲可信

夏侯尚傳子元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　清教謂中正審選謂臺閣

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

勿使偏頗　前代吏部用人畧得此意雖不設中正猶參
取鄉評也
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
而事不煩　此議古今可以通行但吳蜀未一各置重鎮
郡守之權不得不有所統又其人素貴縣與令長等列雖
爵命不齊必以失權爲恨猶當徐俟混一乃議之也
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至）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　此謂
刺史之典郡書佐
秦時無刺史（至）其後轉吏爲官司耳　懿之意蓋謂無變
官制但刺史所察止于六條循漢之初意則亦無重累之
患郡守以總率令長古有監牧亦不可盡去也
今公侯命世作宰（至）竊未喻焉　公侯謂懿三公封侯故
兼稱之　于時懿方營立私門日暮倒行何暇經遠如清
教審遐各不相涉而仍互相形檢此反掌可行而亦不能

有改有以知其志不在公矣

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　真嘗建議伐蜀而無功淵被殺于陽平二子所以共興是役也然不料劉葛之澤尚存賢才未盡君臣無釁守備甚設豈可倖其有功哉年少浮華未練于事無端輕舉遂爲國家之憂悲夫

元格量宏濟臨斷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注採魏氏春秋元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按以三少帝紀證之文王于時爲安東將軍亦非衛將軍也

清河王經　注採晉武帝太始元年詔云云按此詔可見因沈業中意之言亦誣

荀彧傳今東方皆以收麥至未戰而自困耳　如此論事表裏皆見信乎其爲留侯之亞

夫事固有棄彼取此者至不患本之不固可也　如昭烈之取益州亦是此意

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于常

　此書卽陳琳所作檄豫州將校文也操陽怒以激其士

卒耳

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

爲變　此孔明所以優假孝直也

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　時所在

屯田積穀猶患糧少況仰給桑椹虜掠田野者宜其一敗

之後不能再舉也

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至此社稷長久之利也　旣當時

務之要而修復舊京之語亦猶乃心王室

太祖將伐劉表　注採彧別傳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

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眞並隆禮

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掇不及時圖之則宿儒老生日

就衰落後生一失派別則聖籍湮微復尋其緒爲力甚難

此荀令君所以汲汲于兩濟也

荀攸傳攸深密有智防 至 莫知其所言　攸後陵夷豈以陰謀故耶

賈詡傳　注採九州春秋屠三十六萬方按萬字衍因下方字而妄增加也

注引九州春秋及英雄記云云　人心未忘漢而擁兵作逆必且變生麾下身膏齊斧以膺禍始之罰使嵩聽之則董卓之前驅耳忠導人作賊卒爲賊所迫脅憤慨而死其氣餒有以取之矣

傕乃西攻長安　注松之云云按詡涼州人爲此救死當咎王允不得獨恨詡也

明公昔破袁氏 至 太祖不從軍遂無利　譚尚兄弟三駕而後克順江東下饋易了若是乎從賈言而以爲後圖養威持勝之善謀也

注臣松之以爲誚之此謀 至 稽服之可期　孫權自赤壁之勝始能立國前此荆人何憚之有　冀言未可非然使劉琦倚仗昭烈收父故地荆州猶必旋得而復失固無暇遽望江東之稽服耳

用軍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　良平不易斯言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 至 未能充其志也　謂如魏武者豈能終爲純臣恨文若辨之不早有王佐之才而必欲自見遂不暇於擇主不如孔明潛見皆合龍德

田疇傳遯東斬送袁尚首 至 乃往弔祭　注臣松之云云按疇自報烏丸耳

邴原傳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　注採原別傳是時海內淸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按鄭公業亦以鄭邴並言非家傳妄相推高之語

注其不來者惟有郝祭酒耳 至 謁訖而出　如此張弛則無損大節而仍得謙以受福之道矣

管寧傳王烈者字彥方　本爲彥考後漢書注可据方字寡學者所定也北宋本正作考

崔琰傳鄉移爲正　此正疑即正卒羨卒之正

時未立太子 至 琰以死守之　以密函下訪乃露板以答非所以處骨肉之間季珪之禍實萌于此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　注採續漢書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按長大失學故無奇融此對却輕薄

注張璠漢紀常嘆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處亂世遇多忌二語有一于此殺身有餘矣

何夔傳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 至 各任其責　核之鄉閭時方草創不易行也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則無

施不可
然于節儉之世最爲豪汰　孝先淸恪叔龍豪汰而相與
爲友古人所重在大節奉己之奢儉不以相非也　叔龍
汰侈顯考濟之貽謀一謬子孫卒受其敗不可以不戒
鮑勛傳文帝將出游獵　至請有司議罪以淸皇朝　勛語
殊壯但丕聞諒陰之語漠無所動毁表行獵復問其樂何
如八音心已死矣又何可與言哉亮有餘而識不足又君
子所惜也
司馬芝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
黃初中屯田之制已壞可嘆
鍾繇傳　注採先賢行狀少府李膺嘗宗此三人至復以
膺妹妻之按李膺之妹嫁姑之子則中外連姻自古不爲
非也
其後河東衛固作亂　注採魏畧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

東武亭侯鍾繇　伏須罪誅按此當日自劾之體

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宫割者　注採袁宏議云云

按宏議浮泛

毓許昌偪狹于城南以氊爲殿　百年爲戎氊殿兆之

華歆傳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

賓之禮　注採胡冲吳歷云云按伯符之致敬子魚猶孔

明之待文休風氣所趨雖英賢亦因時以答輿望而已

及踐阼改爲司徒　注採華嶠譜敘歆以形色忤時徙爲

司徒而不進爵按此華嶠之飾詞歆不恥爲魏相國又何

忤哉發壁牽后誰所爲也

公卿嘗並賜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　注採孫盛云云

按孫論似高而遠于情

王朗傳及文帝踐阼改爲司空　注採魏名臣奏載朗節

省奏云云按數行中兩京經費如指掌不過漢書表志精

熟也

黃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至位次三公　歆薦寧朗薦彪徒欲汙染遺逸以分損謗議又何能答曹人之刺乎

百姓萬民莫不欣欣　此亦以百姓爲百官族姓故與萬民相屬言之

肅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至公卿尚書各以事進　肅此奏欲漸革政歸臺閣之弊乃當日之急務又欲轉移無迹故但以復五日一朝之儀各以事進爲言蓋臨朝奏事面取裁決則尚書不得專執大柄可否任心矣

則皇是其差輕者也　注孫盛語及臣松之云云按肅之說出于蔡雖然秦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漢沿其名未必爲其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也

漢武帝問其述史記至而不在于史遷也　子邕此對本之衛敬仲與班氏所記不同敬仲所紀非實于時主則爲

善對

大司農宏農董遇等　注採魏畧云云按宏農雖未踰年然嘗北面臣之則故君也遇謂不應諱者非

評劉寔以爲蕭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　去其好下佞己之病則蕭可以無譏矣

程昱傳夫袁紹據燕趙之地至覇王之業可成也　昱等計謀皆啟孟德奸心者與文若須分別觀之

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　觀荀文若豈不識元德者哉而不聞有郭嘉程昱之策文若乃心不爲操可知矣

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　論者徒見二袁公孫前事

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至太祖賜待益厚　歸兵闔門告者安能入哉

曉於是遂罷校事官　罷之是也然當時實以師方擅朝

不欲有謗訕之人故曉言得伸

郭嘉傳彧薦嘉名見論天下事　注採傅子云云按與荀文若語少有異同或附會也

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孟德追惜奉孝而諸葛亦思孝直帷幄之助不可或失其人雖英雄必資群策也

董昭傳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至不敢不陳　昭自顧才謀非荀郭之儔遂首爲諂邪以媚于操時操勢已成故不爲耿苞耳

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至必不速退　倘權計未就樊守已下關遂長驅則許洛瓦解呂蒙亦沮矣昭可謂慮之周也

劉曄傳曄覩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　此時曹氏代漢之勢未成以支屬不欲擁兵乃曄後來飾詞

上繚宗民數欺下國　此宗民亦是賓賊即當時山越也

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進至無不克也　劉氏必死之戰得
蜀雖新已能用其豪傑憑險相持非若張魯未遇大敵小
小利鈍可恐而走也雖奈何以料陳策者料蜀士大夫乎
今不取必爲後憂太祖不從　魏武用兵必圖萬全蜀漢
險峻豈肯懸軍深入若身駐漢中遣將攻備則素非其敵
往遣之禽徒損威重故不爲也
注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至未可擊
也　一日數驚震鄰之勢有所必然彼懼我驕敗徵在我
先動則又爲烏林之覆轍矣操之不從是量彼已而全其
力以俟時者也勸丕伐吳則雖近是
可因其窮襲而取之　注採傅子云云按雖計得矣然蜀
得其外乃上游形勝彼以漢之宗支新破一國天下震動
名我爲賊若天假之年丕豈其敵乎故董昭以兩敝爲長
策也若丕之言乃是下愚彼謂疑天下欲來者心吳外惟

蜀又以誰疑如占夢耳

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 至 未有進退也 此言非知兵見事深知彼已不能如此其審

有間爲大鴻臚 注採傅子瞱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按瞱好持兩端而言不由衷所以任術取敗若進謀決策誠當徐俟其機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此固知言者也

注諺曰巧作不如拙誠信矣 至 豈不惜哉 爲帷幄之臣本之以忠信持之以愼密則無敗矣若窺伺機詐未有令終者也韓非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誠未至猶未有能動者也况以術哉徒歸于一步不可行而已

蔣濟傳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 分當作扶問切自料大半如此也通鑑注作分半船誤

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 至 莫適以關 蔣濟此疏係闕安

危信公才也使能用之則孫資劉放安得于彌留之際易置顧託大臣使祚移金行哉　此疏萬古英主藥石不專一時之務

今雖有十二州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　葛相不死魏必可滅葢以此也

敝劬之民　劬居胃切力乏也

劉放傳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名太尉至帝獨名爽與放資俱受詔命　疾病則亂數語中足以見放資之弄權敗國矣晉初修史故其辭也微　曰獨名則并詔之眞僞不可知矣

注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至故勸帝召宣王　不寄注肇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　曹肇曹爽皆以俱出而敗

抑辛毗而助王思　王思在梁習傳

劉馥傳馥子靖　靖字文恭見水經注第十四卷中

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　至　有馥遺風　以失其事實故

採此書靖爲治亦杜畿之亞矣

靖以爲經常之大法　至　屯據險要　其先見在江統之前

又廣修戾渠陵大堨水　水經注作戾陵堨車箱渠其元

康中所立碑宜補錄以廣世期之闕

司馬朗傳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　至　宜及此時復之　伯

達前一條所以救建武之後盡罷郡國都尉官一變西京

舊制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廢

立秋講肄課試之禮馴至三十六方同日並起天下土崩

也後一條則奪累世之業王莽慕古制而失其宜及亂後

而復世祖懲近謬而失其會適在此時然曹氏無遠見創

制經久故口分世業反有待于拓跋之據中原也

張既傳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

至出居扶風天水界　江統徙戎論云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于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葢指此事當日操所以使劉氏無所資以北伐者不但空漢中之地而已　統徙戎之計亦即祖既語而反用之

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　注採魏畧緝云威震其主功葢一國欲不死可得乎按料恪實刺師也欲免難矣

任峻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　注採魏武故事載令云云按祗議即龍子貢助之說也魏人屯田之制賴此令而存

杜畿傳會白騎攻東垣　龐德傳云張白騎叛于宏農白騎即上張晟耶後漢書朱儁傳自黃巾賊後復有張白騎之徒並起山谷騎白馬者爲張白騎

恕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至此古今之所常患

也　何不刪畧冗長使就簡當讀之易起人意乎于此思
班孟堅
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　其論則高然考
課者所以待中材凡士亦不可廢也
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至誠不可以怠也　恕
言甚煩長不能自達其意泰初亦然
出爲宏農太守　注採魏畧以孟康代恕爲宏農按此孟
康即注漢書者顏師古曰安平廣宗人
鄭渾傳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　注採張璠漢紀後
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按後漢書作與何顒荀攸共謀誅卓
爲得其實
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　用此法則無
兵而有兵矣文公固善權變
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至以發姦者　此非俗吏

所知安農息盜皆在移居法中勸稼穡明法令是目

倉慈傳慈躬往省閱　至曾不滿十人　治邊郡固宜寬簡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　至咸爲良二千石

　無政可以垂範後來附見其名爲已足矣近代紛煩立

傳亦何知體要

張樂于張徐傳　此與下卷序魏諸將但以注記所載稍

隱其畧非經意之文徐晃之解樊圍一時奇功而惟存一

令亦安得謂之備詳也序張遼合肥許褚潼關差勝耳

任城陳蕭王傳　三王以母弟故別爲一卷後卷以母貴

賤爲次其猶春秋之教歟

陳思王植於是以罪誅修植益不自安　注採典畧文之

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按自得佳麗則

受嬋者之益傳之後世但以佳麗見稱亦誰知因改定而

佳麗乎今人多誤會佳麗文選作佳惡亦未爲大遠本意

不解讀者何緣憒憒也
注世語曰修年二十五至修遂以交搆賜死　世語所言皆鄙淺見戲不足信
其年改封鄄城侯　注採魏畧云云按魏畧所載皆規撫前史梁孝王事而忘其失實
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
于時人民稀少東西並驚饋輸是憂若屢喪敗魏將不復能支且植自料才武猶不後于眞休故懇懇求試誠不忍爲秦越之覩也
初植登魚山　魚山卽吾山
鄧哀王冲傳時孫權曾致巨象至卽施行焉　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船刻水疑

筭術中本有此法能改齋漫錄引符子所載燕昭王大豕命水官浮舟而量之事

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倉舒之死正在軍敗赤壁之年故尤憒不擇音

中山恭王袞傳太和二年就國至習爲家人之事　袞保身之符勝于陳思也

王粲傳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　以此獨爲粲立傳

自潁川邯鄲淳　注採魏畧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按世傳魏正始中所立一字石經乃邯鄲淳書自漢獻帝初平元年庚子至曹魏邵陵厲公正始元年庚申已五十一年使子叔以弱冠避難荊土已應七十餘安得精力猶辦書七經于石也

繁欽　注採典畧甘六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按

記下疑有脫文當是薛訪車子㑦轉能與綝同音事而注
脫其文也
瑀子籍　注採魏氏春秋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按
司馬昭謂嗣宗至慎在李通傳注中
吳質　注採世語曰魏王嘗出征至而誠心不及也按此
鄙妄不足信
劉劭傳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類書疑以
皇覽爲祖按楊俊傳注中所引魏畧皇覽凡四十餘部部
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乃王象一人撰集與此互異
韋誕　注採文章敘錄覬孫恒撰四體書勢至然殊不及
文舒也按古人論書者惟巨山獨尋其原留意此藝當背
誦之此書學之經也故右軍之傳自衛氏
杜摯　注採文章敘錄儉答曰鳳鳥翔京邑至卒于秘書
按儉雖敗滅要是曹氏死臣詩以言志固不媿祿也不得

遷者孽之命非儉過　比興經緯亦非晉以下所及

注臣松之按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　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爲良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傳嘏傳晏等遂與嘏不平至爲河南尹　嘏亦一時之良然以不平免官之故自此遂爲司馬氏腹心于義有所牴矣特功名之士稍循幅尺者耳

注採傅子曰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　按劉馥傳載劉靖爲河南尹初如碎密終于百姓便之則靜當爲靖也

注然持法有恒至吏民久而後安之　曾吏內職則舉動必與鋒銳悍吏急名喜事者不同

惟進軍大佃至此軍之急務也　此雜耕渭濱爲蠶食伺利之上策也先儒謂武侯三年不死可以取魏卽蘭石之言耳

嘏議以爲淮泗非賊輕行之路至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
若使習于海道則亦當有其備矣此又不可執藺石之
料吳謂後來永無其事
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注臣松之云云按實
由愛憎耳然其論三士者不惟取友之鑒亦時當以之自
省自箴也
評傅嘏用才達顯云　注臣松之云云按陳評未爲失傳
鍊達見成敗耳
桓階傳遷趙郡太守　水經注引長沙耆舊傳稱桓階爲
趙郡太守嘗有遺囊粟于路者行人掛囊粟于樹莫敢取
之
陳羣傳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至而輕人
軀命也　陳鴻臚之論原于班固刑法志
泰景元元年薨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誅賈充蓋非

實錄元伯說曹爽自歸者也使持忠入地咸熙之封不及溫矣

徐宣傳帝船迴倒　迴御桅也古字通耳

盧毓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　予家議論平易確切一時之良特以與何晏相左遂爲司馬氏所用有愧于子幹之抗卓矣

和洽傳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　陽士嘗非毛崔過崇節儉之弊而處身清約此爲深識治體而非立異同之論以苟便已私者也

杜襲傳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　先徙八萬餘口蓋知此地之難與蜀爭豫爲之所也

趙儼傳　注臣松之按魏武紀云云按陽焚之而密使人搜閱既安反側又審情偽操多猜或有是

今賊圍素固至破賊必矣　敵方乘勝若督促解圍士衆豫怯輕動而敗卽後至者望風奔北不能禦寇矣晃之成功賴儼能見兵勢也

今羽已孤迸至將生患于我矣　羽存則兩疲羽亡則劉孫連兵不解爲魏利甚大也况羽士衆尙盛又無歸路若急追之人皆致死我新勝而驕又自蹴其地必喪前勞萬一大衂方生他變昔黃池之役晉甘爲吳所先正慮此也謂權改處而生患於我乃儼之巧詞

裴潛傳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　摩陂之役蓋集數州之衆以解二城之圍亦勍矣哉

崔林傳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至以此爲寄　注採魏名臣奏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拔不更州郡者不可使處內不歷近職者不可使處外此有深旨

孫禮傳 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詞訟 縱不得眞獄可折矣此解結之術也

評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于茲爲疚矣

高柔爲廷尉二十三年此得人久任之方未可因末路難退并致譏也

辛毗傳 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

千古拒諫根柢在此一語

楊阜傳 使楊昂殺刺史太守 趙使楊昂者欲以堅張魯之助

阜常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褎袖 褎袖古今字少章疑下一字衍錚宋書五行志果然帽上宋書有繡字

高堂隆傳 升平學行不減劉子政

今與宮室起淩霄闕而鵲巢之至斯乃上天之戒也 高堂本以師傅舊恩素所敬信又明帝雖從而不改亦與狠

愎惡直者殊使當日身領太史遇災隱默豈不爲張禹之續乎

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至亦不遠矣　詞意周至是儒者語　備當作禪

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至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　魏世去漢未遠猶有此舉

滿寵傳寵一無所報考竟如法　注臣松之以爲楊公云云按世期此論無異孫氏之責高文惠也

郭淮傳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至加建威將軍　蜀後主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破郭淮于陽谿延傳云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而此傳諱之

王昶傳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　此傳亦諱東關之敗

王基傳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至懼挫威也　魏不能一天下坐新得荊州乘勝輒進有烏林之敗耳基此論千古持勝之要未有能易之者也

嘉平以來至以求外利　此深於爲司馬氏謀者

王毌邱諸葛鄧鍾傳　諸人惟鍾會可加以逆名鄧艾有功無罪至于三賢乃心王室事連不就而典午之勢益重諸人之終即國之終也故次于此焉

王凌傳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　此中軍猶言禁軍不及徵調外軍故以中軍進也

廣有志尙學行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此言亦後人所增飾若曹爽執權時濟無緣有此旣七族同夷濟以恨其失信發病死矣

毌邱儉傳　漢書高紀下注云曼邱毌邱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故知此字作毋者傳寫之誤史通中音貫是也

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

至項卽堅守不知將何爲無必死之心失勤王之義衆銳一沮卽使逃死敵國亦惡在其爲丈夫乎

注採儉欽等表賊與國悉衆號五十萬至莫過於此　諸葛恪雖挫于新城以此表觀之亦一時之彊對也

欽亡入吳　注採欽降吳表廢害二主按此表後人僞作高貴鄉公之弑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

諸葛誕傳人有所屬托至以爲褒貶　此絶屬托之一法然末若不受之於先爲尤善也使失人而後議之負敗已多矣　公休之法欲變屬托爲保任要之若此仍與中正不殊

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　注採魏末傳云云按昭初代兄秉政未有恩威及人安得卽言禪代哀誕之志甚充之惡者爲之也

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至遣長史吳綱
將小子靚至吳請救　儉欽猶出至項誕閉城自守專倚
吳救彌爲下矣
注採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塼于臨
湘爲孫堅立廟　立廟何事而發死者之塼乎世語之鄙
淺不足信如此
三年二月破滅　注採干寶晉記云云按外圍既合士衆
猥多資糧方竭誕不盡人謀則天棄之矣誕能合虛譽養
死士實中情恇怯無遠畧者也假使舉淮南之衆直趨洛
陽投命勸王司馬昭徵調未集勝負誠未可知耳
唐咨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　唐咨本
非巨猾因其面縛生致并張之以爲功耳
鄧艾傳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事皆施行御覽作皆如艾
計下有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沘水沘旁脂切

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淮陽百
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
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
師農官兵屯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凡九十四字下接每東
南有事云云按冊府引此亦曰鄧艾傳則悉是承祚本書
後來所當刊正也
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至此御邊長計也　江統郭欽
之前輒已有此先覺遠猷
恪新秉國政至此恪獲罪之日也　觀艾之料恪則知王
基之忠于司馬昭所謂撫恤上下以立根基者至言要略
也曹爽岡豚犢終于必敗然不興駱谷之役則民怨未起
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至大破之　艾軍入死地
理無反顧而瞻不知憑城持重何哉
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至以顯歸命之寵　并封爵皆專

自儗定宜乎讒言之得入

昔太尉王淩謀廢齊王至令祭祀不絕　王彥雲畏其爲厲鄧士載憐其被冤此龔鄭入立良止之智也

艾在西時修治障塞至皆保艾所築塢焉　史家于艾有餘惜

鍾會傳鄧艾追姜維到陰平至會與緒軍向劍閣　如此則會亦頗有其功但使瞻等不敗艾行危地必致飢疲維拒劍閣會莫能前迄于無功耳

若蜀以破遺民震恐至祗自族滅耳　將士思歸不肯同反此即其婦翁策淮南事比例得之人但有智識而稍更事便不可當也

評曰王淩風節格尚至豈不謬惑耶　史家頗審輕重鍾會在蜀亦矯太后遺詔不得斷之曰叛也

方技傳華陀又有一郡守病至吐黑血數升而愈　郡守

事似依托吕氏春秋文摯齊王語爲之
然君壽亦不過十年至不足故自刳裂　此最近理孟德所以果於殺佗也陳元龍三朞當發竟不爲除此根原亦所謂養吾病以自重者耳然常人多可療之疾不遇良醫則橫夭枉此佗所爲可惜仁恕之人必忍此小忿爲萬民全之也

注採佗別傳又有婦人常病經年至汗燥便愈　南史中有一事又依托於此

注採文帝典論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　寺人受房術殆魏公恐爲人所窺欲轉從嚴峻學之子桓乃未喻耳

杜夔　杜公良當與王仲宣同傳不可與方技伍

管輅字公明　注採輅別傳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按語似小偏然

長者當如是也

直宋無忌之妖　急就篇注古有仙人宋無忌此云妖未詳又見封禪書注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火仙也以入竈故以爲火之妖

直老鈴下耳　御覽引此語下更有公府閤有繩鈴以傳呼鈴下有吏者也當亦是裴注

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　注採輅別傳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按別傳實皆然但陳氏所引用者不外此削去其迂蔓耳

卒年四十八　注輅別傳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按才由于思不思則無才

烏丸鮮卑東夷傳後鮮卑大人軻比能至不能復相扇動矣　自冒頓屈強一時其後如檀石槐蹋頓軻比能之輿皆僅雄長北邊中國無釁人才向用彼固不能有加也劉

淵以還皆中國先自敗而後乘之耳謀國之士聞一部新
盛郎智勇豫怯是又與兒童之見無異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一卷　魏志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二卷 蜀志

長洲何焯屺瞻

劉二牧傳 二牧不從董袁群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尊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許云慶鍾二主郎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眞主郎二牧猶不得以閏干耳其文則著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 序吳事則正禮不先于討逆系漢統則二牧乃冠乎興王變其例遂其詞所以待後之人自遇其旨于參錯迷謬之中故非當時所測也

劉焉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 注陳壽益部耆舊傳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按趙岐孟子注云孔子擧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二語必經師成語也

焉徙治緜竹　東漢益州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
緜竹緜竹西漢都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　所謂少容蓋
能久視之意後漢書作有姿色蓋范欲醜之甚其詞耳
先主傳先主姓劉諱備至因家焉　漢書王子侯表陸城
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蓋以始封之明年爲元年也此云元狩六年少十年矣恐
誤　續漢書百官志宗正卿下注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
名籍補注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次第故西京
枝屬其後衰者猶皆可考
承等皆伏誅至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　魏志建安四
年備殺車胄五年承等謀洩乃死素紀備據下邳亦在承
死前蜀志誤也
十二年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曹公南征在建安十三年

此上疑有脫文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江表傳欲專赤壁之功而不能掩樊口之卽爲一地也

二十四年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　至　雖死無恨

据後注乃廣漢李朝作此文在西京亦不多得疑諸葛公潤色也

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　至　以報萬分　前一篇是西京此一篇西京氣味東京節奏

於是還治成都　還治成都當時未必懷安但與高祖氣燄差異或以得其地不得其民故不久駐耶

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注臣松之云云按臣子一例昭烈當日蓋以孝愍爲禰而於本生則仍光武南頓君之例此可以意推而知也

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　注引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按易之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勿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昭烈以此爲誡則不甚樂讀書特少年之事其後則知書之要矣　射君卽射援見上表中列名

後主傳建興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注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云云按此詔猶有過辭去二百餘字則愈嚴重

延熙九年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董允亦卒于是年蜀內外之政始壞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　不書吳主書吳王卯恐字誤

景耀元年宦人黄皓始專政　皓專政五年而國亡

六年紹良與艾相遇於雒縣　注採王隱蜀記禪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云云按蜀窮蹙至此固難以支久矣

評禮國君繼體至體理爲違　介于二寇加之南中煽動必執踰年之禮非所以係屬人心鎭撫方夏也

又國不置史至猶有未周焉　吳蜀之主雖均曰傳然皆編年紀事于史家之例實亦紀也紀則災異當詳書而舊史闕其承傳是以作者用此自明非欲持此以詆毁葛相

注華陽國志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　陳元方鄭康成皆避地徐州而先主以建安元年領徐州牧其敎告以治亂之道在此時也

先主穆皇后傳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此妄言先主定益州時諸葛公與張趙等泝流至蜀孫夫人還吳當在建安二十年爭荆州時

諸葛亮傳好爲梁父吟　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

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于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作

先主自葭萌還攻璋至成都平 兵勢已合豈得中息若議公不當泝流合規者眞迂儒俗士也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如張松法正之情固夙昔所畫亦未有逆拒不仕者耳

先主外出亮嘗鎭守成都足食足兵 當先主時但寄以蕭何之任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注採孫盛云云

按此堯舜之心非同詭僞

封亮武鄉侯 十道記武鄉谷在南鄭縣孔明受封之地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至可計日而待也 以不懈于內任群司以忘身于外自劾以修身正家納諫任人責難其主蓋此又興復之本也其眞王佐之才與伊訓說命相表裡者歟

將軍向寵至優劣得所 馳驅于外可以使貪使詐故魏

延可任若宿衛之選必以信行爲本也向寵居攸之等之前者寵督中部掌宿衛兵蜀小或兼攝虎賁羽林之職亦其近于君者也故先言之

於是以亮爲右將軍　注漢晉春秋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按下有脫文當是指斥孫權之語吳臣諱而刪之

注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按趙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據此疑此表爲僞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茍此表乃劇論時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衆不妨宣洩于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伯松寫留箱篋元遜鈎致之于身後耳集不載者益明武侯之愼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字當爲六年雲本信臣宿將箕谷失利適由兵弱旣貶雜號將軍以明法散關之役使其尚在必别統萬衆使復所負而不鬭再出其必殁于是冬之前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　注引魏氏春秋云云按罰二十以上豈無參佐可以平之孔明雖蹇蹇夙夜不若是之不諳政體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　葬漢中者欲後人嗣事于魏也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上云人傑在其子孫之朝故耳歸之天命則仍夷之也

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主信矣　上云不戢蓋對敵國之詞此又申明其真王者之師也

喬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　公北駐漢中在建興五年元字誤思遠之生即在建興五年也詳元字當作六伯松亦以轉運之勤死于王事

關羽傳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値共至夏口　注採蜀記云云按蜀記語多淺妄恐不足信

馬超傳聞先主圍劉璋于成都密書請降　賴得所歸不

終名爲賊

趙雲傳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　注雲別傳云云按本傳先主爲平原相時雲已隨從主騎別傳謂就袁紹雲見於鄴則在建安五年後此違反不可信者也

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　注雲別傳云云按雲駁議甚忠正然經國之務有諸葛公在必得其當未應反待武臣駁議殆家傳掠美耳其諫伐吳則又諸葛公所不能得之其主追思孝直恐散號列將非所及也別傳大抵依仿諸葛子瑜書及孫權稱尊號諸葛公不明絕其僭之義爲之

軍退貶爲鎮軍將軍　注雲別傳云云按諸葛賞罰之肅雲猶貶號其下安得濫賜又足以明其不然別傳類皆子孫溢美之言故承祚不取

龐統傳性好人倫勤於長養至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士元此論東漢之風流巳耳欲與世教非務實不可也參取其意則足以資獎勸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有所試而誘之使竟其志勿徒以浮聲競煽斯得者多

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注九州春秋云云按以皇極幽昧漢祚將墜較其輕重則取璋不爲非

法正傳璋旣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 薄靖而不薄李嚴是先主之所見以其虛名無實用不爲大節

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注採孫盛云云按艱難之初權以濟事未宜以常道論也 先主初定益州與晉君祖宗世守之國勢殊且諸葛公方以審配不容許攸爲鑒也

今策淵郃才畧至時不可失也 孝直智術不下公瑾且

猶知尊獎王室非徒祿祿程郭惟思攀附孟德者也
許靖傳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　此靖所以
名盛一時
靖收恤親里至莫不嘆息　文休與子魚景興人物相等
使處太平猶不失公望也
正禮師退術兵前進　術兵即孫策也
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至豈可具陳哉　注臣松之云云按
袁術僭盜策爲其部曲文休避地未可厚非　文休雖曰
羇客然名滿八區誠畏爲袁氏僞命所汙當時誰能預計
伯符絕術厥後兄弟相繼開吳鼎立哉即于季玉非有君
臣之分慕仰宗傑希欲歸命亦與臨難邀利殊科論者原
其本末可也
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　注採山陽公載記云云按斯時
稍覺悟操之將篡非復歸死國家故意故應優于劉子初

也

靖雖年逾七十至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文休一生不逾漢末名士風格求之以知幾望之以匡世誠所不暇若以諸葛公所敬而輕相毀詆亦妄國輩之不自量也

簡雍傳性簡傲跌宕至自縱適　視恃舊不虞見誅者度量相越是以當困厄而士歸之者多也

秦宓傳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　相如雖爲封禪書臨殁乃成未與諸儒共定其禮蜀士多誇往往過實

參伐則益州分野　漢書地理志蜀系秦分統于輿鬼東井參伐乃魏地星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野未詳

評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承祚此書大趣簡質而獨推秦子勅之文藻異于諸傳斯則文無定體之謂耶

董和傳先主定蜀至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　董和並

署李嚴並托皆所以慰蜀士大夫之心特㓜宰端良正方傾邪耳若使黃公衡不因喪敗隔絕則受遺當屬斯人不傷昭烈之明矣

劉巴傳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　昭烈初定蜀士人懷反側其加意于子初即高帝之封雍齒也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　注採零陵先賢傳亮亦曰運籌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拔子初粗有筆耳此助而張之造作劉葛之語也

注初攻劉璋至府庫充實　必無此事錢至直百豈復可以通行初得一州公私囂然是五均之續也以張益德傳中頒賜之差觀之則聽其赴藏競取亦不然矣

董允傳以允秉心公亮至則褻允等以彰其慢　此疏已載孔明本傳則休昭及向寵傳中可勿重出

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至備員而已　既任宮省兼

統宿衛孔明蓋用周公立政之言治內也　和順與公亮者相參並在左右則劑之使平徐以養成君德無睽否之憂矣

蜀人無不追思允　注臣松之云云按允事關蜀存亡故與和傳別出

劉封傳以封爲副軍中郎將　副軍之名失之尊寵太過是以事當慎始

諸葛亮慮封剛猛至使自裁　先主無他枝葉後嗣庸弱封地處疑偪又嘗將兵一朝作難則禍生肘腋國祚方危故不得不因其罪速斷也後代如潞王從珂事可相參爲鑒

恨不用孟子度之言　注達子興爲議督軍按此則孟達家且不誅況黃公衡乎其不承信郭沖之言不虛也

彭羕傳　如永年者自可不爲立傳

廖立傳昔先主不取漢中 至 徒失一方　此實前事之失亦當參取觀之當呂蒙襲奪三郡即與吳追好棄還先取漢中以圖關隴于時生齒殷盛錄其客戶爲兵聲勢十倍也

亮表立曰 至 於是廢立爲民　方受託付主少國疑不得不廢立以懲不恪非度之未宏也

李嚴傳　李嚴所以並當大任者旣蜀土故臣宜加奬慰又南陽人諸葛公僑客茲郡有鄉黨之分必能協規荆土歸操嚴獨西奔似有志操理民治戎幹畧亦優是故取之然自其歸降即領郡于外不共帷幄何由得其腹心昭烈用人必由試可嚴特未試之于左右周旋歷年所以猶有失也

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 至 留鎭永安　武帝失之于宏羊昭烈失之于李嚴人固難知而權位相逼猜嫌易

構亦事勢之常矣
部分如流趣舍罔滯正方性也　使正方胸無鱗甲則文偉匹也
注採諸葛亮集雖十命可受況於九卿　孔明恭遜十命之語未必出自其口諸葛氏集當以承祚敘錄者爲正
平遣參軍狐忠　狐忠即馬忠
注採亮公文上尚書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　此別劉巴非子初
乃廢平爲民　注引諸葛亮與平子豐教云云接平既見廢豐猶在留府非公之公忠無此量也
劉琰傳文恐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誦靈光者以宗姓隨從惟琰一人也本出魯國文考此賦自負若爲已作又于侈靡中炫其風流耳
魏延傳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至一軍盡驚　拔延而益德

不見望非君臣相信之深何以能然

平叱延先登曰至軍皆散　丞相之澤數十年追思不忘況此日乎順逆一明則延雖善養士卒一叱即散矣

楊儀傳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令人追悔不可復及　何乃無賴自棄至此然公琰亦有以致之稍崇其祿位以答前勞不亦優乎自審不能駕馭唯勿寄以重任可耳

向朗傳亮卒後徙左將軍　則爲左將軍時行丞相事見後主張皇后冊文中

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二十年　二十年之功何書不可讀朗去長史已六十餘老而好學正吾儕過時者所宜師法也雖公淵之口終能以凡俗批詆邪

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注襄陽記云云按此語即漢晉春秋之所由作也　孫盛語已見魏書三少帝紀此重出

張裔傳丞相亮以爲參軍至領留府長史　旣重裔幹理亦不欲但用公琰文偉署府事一府皆楚人失蜀士心也

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語頗輕薄然深悟此理卽無死權之愚也豈惟長史卽貴極公侯亦猶是耳戀慕外物薾然疲役不無謂乎

少與犍爲楊恭友善至行義甚至　行義如此故諸葛公以貞亮死節並許之不緣李休之言遂與威公一視

費詩傳降崇於漢室　室當作升黃忠字也御覽作漢叔叔字草書似升字耳

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　費詩左遷維茂見殺固由不宏亦其暮氣

杜瓊傳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至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　君子好仇豈怨耦之謂師服已屬傳會後人不必恃此自喜爲知微也宋明帝之多諱皆譙叟輩啟之

何關治亂與亡乎

許慈傳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　鄭氏尚書注今與易皆僅存于正義中

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　此荀文若曾與孔融言而不暇行者

稍遷至大長秋卒　大長秋用通經之士爲之則可以修周官內宰之職

注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　按仁篤通大經四小經三卽在中土亦烏可無述

來敏傳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　請敏軍職而以董允領宿衛此楊洪勸留向朗之意故敏言奪我榮資也

尹默傳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畧誦述　傳寫之譌衍一方字按後漢書陳元字長孫父

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與范升爭立左氏學

李譔傳從司馬徽宋忠等學　司馬二人于前思潛傳則稱字欽仲傳則稱名似疎

譙周傳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延熙元年立子璿爲皇太子至八年冬蔣琬始卒然則自琬之存後主已荒縱矣故傳于建興十四年大書至湔看汶水旬日而還譏其不恤國事盤游于外自此始也傷大臣不能正書以示譏後不書者不可諫則不足譏也

若至南方外當拒敵至誠恐邳形之言復信于今　此所料皆是奔南亦歸于亡不若以此勸之死守君臣共殉社稷不亦爲四百年之光乎邳形之言世祖從之以破邯鄲豈從之以降王郎何周之昧于義而悖于術必使其主蹈軹道之轍也

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　此則不然但爲張魯之入巴則再辱耳

於是遂從周策至周之謀也　從周之謀則蜀入免屠戮之慘故鄉邦韙之非萬世公議也

注孫盛云云　按指晝實自了了從來轉亡爲存因敗爲功苟有可資務盡人事則事機俄返此非書生事外作好語也然而能爲此者必其君之有志者也公嗣非所及也時群臣但以恐不受降爲難則退次東鄙亦無可俱逹之臣矣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　元彥之去承祚遠矣此十字皆裴注之文

評注採張璠云云　張璠識陋旨迂注家何以取諸

黃權傳權閉城堅守至先主假權偏軍　先主獎拔公衡故霍弋羅憲皆不失事君之禮

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注採
蜀記云云按凡取精多用物宏者皆應天象太白入太微
中而漢兵誅莽不害爲僭盗也公衡一時遜詞耳　宋書
天文志云按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黄初六年五月
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
太微

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崇死國此劉嵩推誠
之效也

李恢傳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　觀此傳及馬忠張
嶷二傳中皆有南夷復反事蓋雖諸葛公猶不能要其終
不反也

蔣琬傳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　自反必期于當
理此伊傳之心非獨寛厚

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　此即黄公

衡所諫先主者衆論不爲非也

以涼州胡塞之要 至 赴之不難　按蜀本僻在一隅必圖關中則義聲可以震動天下若能克敵則洛陽皆有動勸之勢今入羌圖隴借使挫之未爲壞其心腹中原念舊者漸無所繫屬矣昔三郡常反應王師而丞相不速行赴利蓋不欲舉我之全力顧用于彼之偏師魏延入羌蓋聊欲掩其不備斷賊右臂仍不階此爲進取雖勝敵而不再往也維先琬繼所規則小矣雜耕踐渭遺蹟未遠若之何計止于畧民廣境與東吳之士共矜邊角之勢也哉雖然君子猶有取焉異乎蹈丞相所料坐而待亡者也

費禕傳孫權性旣滑稽嘲啁無方　仲謀氣象無異子桓雖昭烈猶不免以諸毛遶涿取侮豈漢末風氣使然幸有百年之歎亦微見魄兆耶

姜維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 至 與其兵不過萬人　欲斷

隴則當及曹爽初誅衆志二三未遑外事之時文偉身駐
漢川以牽關中之救伯約以萬衆招誘羌胡披剖西鄙過
相裁制又失事機元遜輕舉于東文偉坐待于西皆若天
之假助典午以成其奸者可長太息
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　此功若在秦川不亦偉
哉吳駿禮言於仲謀曰民疲威消時往力竭不能不相爲
惜此小用也
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　此胡濟又一人非胡偉度
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　鄧艾得自隴右赴關中之
急故丞相以間擊破費郭也
六年維表後主　至敵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　此寄表
而不關尚書故思遠不能力爭伯約不貽思遠書言其事
者當以素非同心故耶
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　注臣松之以爲殺

會復蜀不爲難矣按殺會易復蜀難華陽國志載王崇論曰維徒能謀一會不慮窮兵十萬難爲制御

評然猶未盡治小之宜至而可屢擾乎哉　此皆承祚在晉之遜詞裴注駁之或未喻其旨也

宮中府中理民治戎立國一不可闕今伯約孤立後主昏棄其本已搖加之政刑非昔不能使民忘其敗上邽之役甚于街亭伯約但知前人裁制之過不知失文偉之助亦不復可以有爲此誠志士爲之深悲者也

蜀事以葛始以姜終十卷實相首尾其末卷則特爲楊戲之贊而設也蜀都賦云匪葛匪姜疇能是恤

宗預傳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　永安益守則圖關中者力又減矣此劉葛所以優與吳盟然斯時公琰未有遠名于事勢宜然

楊戲傳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　伯約于此不及公琰遠

矣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於左　承祚身入晉室奉命修史彼自謂三禪相承同符舜禹不得不以魏爲正乃于蜀書之末記文然之贊假託綱羅散軼陰著中漢季漢皇統斯在躋蜀于曹氏之上大書贊昭烈皇帝則已之所述曰先主傳者明其遜詞實以文然所贊代已序傳也張茂先能譚史漢而爲承祚所面歎千載以下吾猶取其區區乃心辨正閏戀眞舊也
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詞下注中凡引他書者皆裴注卷末所採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亦然
縻芳士仁郝普潘濬　四子叛臣故獨書名　傷天下三分不歸一統始於荊州失關侯敗故以二叛人終之并及

郝普者呂蒙襲奪南三郡荆吳之釁所由成也畧孟達而專言此意有所寓矣　關羽傳作傅士仁而贊止曰士仁則其人姓士傅字衍也

評楊戲商畧意在不群　意在不群承旂自譽信乎其不群也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二卷 蜀志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三卷 吳志

長洲何焯屺瞻

孫破虜討逆傳堅薨還葬曲阿 按此云還葬曲阿而吳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大書吳高陵松柏斯拔參之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帝定葬于吳也

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爲謀主 伯符以勇銳摧破繇朗然能繫屬士民修其政理遂創霸圖亦子布三四公之助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策前此猶爲術部曲自絕術乃正名漢藩得以自立矣後曹公亦以策絕術授討逆之號

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注引江表傳云云策本袁氏部曲覩其喪敗乃始貽貳于漢則江外之大賊也貢

既忠臣其客亦無愧高漸離矣

吳主傳建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至作濡須塢　城石頭以備陸作濡須塢以備水然後建業勢壯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　請降者規以全力取荊也

二十五年十一月策命權曰至永終爾顯烈　特載魏朝策命于傳蓋醜之也

注孫盛曰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

盛何所見言蜀于漢代臣節不固與操果即爲貳漢乎大司馬漢中王之號非是無以繫屬人心果乎因危自擅也

黃武元年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此非惟以通好亦謂漢帝改步可以各王其地自爲計也

然與魏文帝相往來　待西隣之固也
五年陸遜陳便宜至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　魏方大喪未能議遠故勸及時息民以固基本而權詞已有猜焉所以末年自用益甚
黃龍元年造爲盟曰天降喪亂至其明鑒之　讀其載書不惟先歃者漢而主是盟者惟丞相矣盛德之所及遠哉
嘉禾元年春正月　注江表傳云云按仲謀既自擅尊號以天子臨其臣民不修郊祀是子不事父野哉
詔曰朕以不德至乘游授淵　爲之下赦此氣湧如山所由迫也權自稱尊號無一可觀矣史家鋪陳其事亦醜之也　此舉本欲蓋其身受魏封之恥然下詔可以少需人衆但遣數百亦自足也其後朱然征相中預表必勝權抑其表不出其鑑於是哉
六年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至其後必絕　身在疆場與

强敵對親老不預陳請棄軍敗國不俟交代宜嚴立科禁若內地守令自無事限制也加罪傳者尤爲謬濫譚綜之議吳朝可謂無治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　錢當五百已不可通行又鑄當千徒爲妄作有以知吳之無制也

初權信任校事呂壹至匡所不逮　魏吳皆有校事而適生奸無政而好察何如劉氏之平明也權既迷謬于前引咎方新責數隨至不思反求所以致此之由洞然無猜更始納誨惟思歸過于下又何怪乎國之日亂民之日瘠哉

四年遣衛將軍全琮畧淮南至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札乃禮字之譌見顧邵傳中字德嗣欲用其民必其政教足以使之蜀之跨渭虎爭蓋以十年教訓民忘其勞今吳之政教粗足檢制其衆不至離叛但舉見兵淺嘗伺利則所及耳滌境大舉事異季漢難可

得動倘致內憂是爲未戰自困仲謀雅知虛實亦審己而動其弟能用避所短也苟非伯符公瑾之時又無武侯易地而處雖雄畧遠規固無所施哉　元遜遠覽荆邯說公孫述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與賊爭競之計銳意北伐亦殷德嗣斯志也然審己量敵未能萬全頓兵新城威挫于外釁生于內家族旋夷吳亦終以不振矣權務自彊姦狃于逸以徐俟其斃則得之矣

詩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哉　總上嫌忌殺戮言之承祚蓋謂暗之昏虐此其貽謀也

三嗣主傳孫亮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爲帝太傅　改元下脫建興二字以後永安元年例之則閏月上脫建興元年或尚有他文未可知也

太平元年春　注孫吳歷曰正月爲鍾立廟稱太祖廟按孫堅父名鍾見宋書志然北宋諸本皆作權字

孫休永安五年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　齊梁
以下人主都類此蓋未知所學之要也
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注採葛洪抱朴子曰云云按不
知注家何所取而濫載于此
孫晧元興元年貶太后爲景皇后　貶太后而興布不爭
其死宜矣晧蓋又甚于明世宗也
建衡三年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　注引漢
晉春秋華陽國志云云按華陽國志欲見蜀士之多耳當
從習氏
天紀四年濬復斬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　注採襄
陽記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
可還取之按宋王權還師保江而金亮卒敗退瑩計不爲
非但孫晧已在必亡故張悌勉強一戰耳
注且我作兒童時至復何道耶　孔明一顧使人自厲如

此

評　注採陸機著辨亡論上篇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按文選無鍾字注云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余謂李善所見之本必可徵信但此斐字恐牧字之訛鍾離牧爲武陵太守以少衆討五谿事在蜀并于魏之後作牧爲得也

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三國之君皆不知正家納再婚之女而反使嫡下之此權晚年所以繼嗣不定也

步夫人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注吳歷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按繼室之名于時已謬故委巷之書君子所慎

孫和何姬故民訛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甲申南渡

福邸不君民間亦訛言非朱氏子立者福邸李作讀云
宗室傳孫奐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按魏書甘露二年以
孫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又三少帝紀甘
露四年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黃初疑首
尾之誤
孫賁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　九歲無領郡理疑脫
十字
孫翊子松爲射聲校尉　注採吳錄云云按孔明爲之感
慟斯言信矣惜其亡早乃使峻綝敗國
顧雍傳雍往斷獄至何至于此　國體當爾壹之死于此
益無所展矣權多猜不使壹得盡其情則疑大臣銜前事
而閒內之矣　注徐衆評云云按司季武子事不倫不爲
子產地與也呂壹狐鼠亦非子皙強家怙亂當急除之以
防他變也

邵烏程吳粲　卽吾粲也按庾信作吳明徹墓誌用吾彥
事對吳起豈吾吳同耶　古書吾邱壽王多作虞邱而虞
仲亦爲吳仲則吾吳通也
諸葛瑾傳瑯邪陽都人也　注採風俗通云云按孝文時
侯者十人無姓葛者高祖封樂毅後于一鄉畟何功德而
其孫乃食一縣此風俗通傳聞之謬也
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至易於反掌　及昭烈之時以大
義討賊則人心尤易於聳動子瑜之言至言也股肱或虧
何痛如之顧可以先元首乎後儒謂孫權亦漢賊也則誠
如裴氏所論　於此時也責以犄角討賊同好棄惡告諸
天地騰書遠近爲文祭羽虓示士衆旋師北向身出秦川
若克關中漢業可復權卽稱藩矣
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　注吳書曰瑾有所愛妾生子
不舉按生子不舉此非人情果然不邇之德無姬侍可也

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　天不祚漢武侯不同乃兄之壽
注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　按此十二字疑當屬
下秋冬乃陳氏正文也
步騭傳闡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　騭有君子之名而
二宮相構不能守正闕之作逆或其餘殃耶
闞澤傳文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　宋書歷注云吳中書
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字公河故孫氏用乾
象歷至於吳亡
薛綜傳沛郡竹邑人也　注採吳錄云云按此因求信陵
後事從而僞造果有之則馬遷亦載之傳後矣
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至以廣聖思　此文當與韓退之
送鄭權尚書序參觀
由此以降四百餘年　按自錫光任延至此尚未及三百
年四字恐二字之訛

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　注引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左傳渾良夫紫衣狐裘杜預注紫衣君服

周瑜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　注採江表傳云云胡三省曰此數語所謂相時而動也然瑜之言不悖於大義魯肅呂蒙輩皆不及也

瑜曰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至此天以君授孤也　注引江表傳云云按此則多取諸葛語增飾之故陳氏略焉

魯肅傳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着此句以見肅計非左

諸葛亮亦爲發哀　旣交分不苟而結好孫氏專力治操惟子敬克諧故也

呂蒙傳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

也 此舉徼其爲萬人督矣

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 孫氏自武烈爲長沙太守討平區星任用良吏又越境討零桂諸賊以全其國三郡懷之故移書郎下雖以昭烈之得人心不如其素服從於孫氏也子明小數豈得貪天功哉

蒙乃密陳計策曰至欲復陳力其可得耶 規取荊州是蒙本謀然此傳之語多不可信前據襄陽或取荊州之後復向襄樊若白帝在蜀潘璋何緣便可往仕乎又此時蒙始逾四十亦未應便計一旦僵仆也

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 尚熙之死在建安十二年魯肅沒於十年之後而此方云新破諸袁撫集幽冀不亦錯乎即蒙陳此計在代肅之先曹公亦不得遠在河北矣甚矣作史之難也

士仁麋芳皆降 注引吳書云云按觀仲翔之辱芳則吳

書爲不審矣

會蒙疾發權將在公安 至爲之降損 權眞有句踐之風

雖晩謬多猜於時欲不爲盡死得乎

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 周公瑾年止三十六魯子敬四

十六呂子明四十二使子敬十年不死吳盟尙固襄樊舉

而漢室復興矣

後雖勸吾借予德地是其一短 按魯呂各以其時當操

氣未衰屢出巢湖當共劉氏結好以分其勢及操老而無

舉吳之志鼎足勢成不襲定上游亦非所以立國也

然其作軍屯營不失 至其法亦美也 子敬作軍幾於孔

明之法二人故足相友

評呂蒙勇而有謀斷 至最其妙者 論晉細務而與翁關

並論者其襲取南郡亦論兵也

黃蓋傳零陵泉陵人也 注採吳書云云按風俗通義潁

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于水然則公覆之祖自潁川徙零陵也

時郡兵才五百人至盡歸邑落　我整彼亂以練習擊烏合乃可如此用奇

陳武傳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注中殉妾之事固非孫盛之論亦奢濫無當

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　所謂復人者不知是有罪之人乎若後以正戶羸民補其處則直以平民賞將家爲僮僕較之後世所謂驅戶其虐又有甚焉

甘寧傳寧建計先徑取夷陵　既取夷陵則江路通利進可以戰退可以守

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甘寧可爲特將督萬兵臨敵場吳人未盡其用

凌統傳二子烈封年各數歲至還其故兵　注孫盛云云

按仲謀之事惟殉妾失禮其他亦王者所不廢但非其本也一部周禮至纖至悉矣孫盛之論意則遠而未容也

丁奉傳太平二年魏大圍之　二年下宋本有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十二字不可缺大元本作人

朱然傳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至責臣後效　然若無此表幾無以測其所至

虞翻傳　陳琳檄吳文虞文繡砥礪清節躭學好古仲翔能負析薪文繡之名注家未及詳　翻別傳自敘云臣亡考日南太守歆

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則前此之殺者有矣孫皓昏虐權之貽也

翻性疏直數有酒失　自有酒失何以正君此權所以遂不能容也

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注臣松之云云按

亞卽大篆酉字與亞不同亞古文作兆裴謂字同音異誤
矣詳說文第十五卷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遭風沒失
乃泊成山而爲田豫所破　悔赦虞翻泣謝陸抗此權所
以稍過于亡國之主耶

歸葬舊墓　注採會稽典錄徵士餘姚嚴遵按嚴遵是君
平育於先賢之名亦有誤乎范史云一名遵者亦惑于此
語也

注吳寧斯敦　續漢志注于諸暨下引越絕書云興平二
年分立吳寧縣

張溫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　至謹奉所齎
函書一封　以當日人心思漢有不自知其出諸口者然
于敵國之體則失辭矣以殷宗傅說稱漢君臣則勤任旅
力者不自同東藩乎

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至浸潤之譖行矣　置營府以
處之是合其黨而使聚以謀我也
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至無所不爲　此吳王假以示意其
刻骨之恨故在表辭以暨豔事坐溫者溫方爲衆望所歸
欲移衆之怨豔者使之怨溫又吳王之謬術也暨徐之獄
類魏崔毛誅廢專權蜀無之
駱統傳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
置　時兵民初分故統言若此今則漸以相安又難變矣
宗據傳中書令孫宏譖潤據因權寢疾宏爲詔書追賜死
魏有孫資吳有孫宏皆敗國政蜀用董允何可比也
陸遜傳陸遜意思深長至然後可克　魯肅初亡議以嚴
畯爲代意或同此
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　注吳書云云按赤壁乘其疲利
速戰西陵避其銳宜緩攻

臣初嫌之水陸並進至必無他變　水陸並進則及鋒而用舍船就步則師老運艱漸見釁隙敵得以逸待勞伺變擊急也

又備既住白帝至謹決計輙還　大勝之後將驕卒惰泝流仰攻轉饋又難一有失利前功盡棄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懼而走也連兵于西主客異勢決還者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謙如家突耳

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至權用納焉　伯言固有遠猷此則中智所悉其文可以不載

峻等奄至至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注臣松之云云按渭濱之規模自遠此舉聊以解權之忿恥但譏其無遠略可也觀朱桓傳與胡綜相激事足明遜非得已矣

又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至遂以罷免　此自爲將者所不廢但作史者乃可不載大抵吳志煩長未剷者多

裴注論之尤乖錯

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 至 語在權傳 此等事他傳已見似不必復載本傳

抗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 注採機雲別傳初抗之克步闡云云按步氏夷滅出于國典本傳云自將吏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如別傳所言又當以此責禍報乎但三世爲將由來所忌且機雲本當與吳存亡國亡之後不思野哭自屛而彈冠敵國自結强藩終致斯殆爲可嗟惜耳

吳主五子傳孫登而謝景范愼刁玄羊衜等皆爲賓客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景愼未嘗敗也 古無刁字宜從宋本作刀

登將拜太子 至 權默然 有防微之慮者當在此時

蔣脩虞龢志節分明 此虞龢字疑誤于時仲翔没于交

州已十餘年且未嘗厠迹宮僚也
孫和後遂幽閉和　王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　老
悖昏惑吳亡不待皓而決
孫霸和同母弟也　同母二字衍傳後云霸二子與祖母
謝姬俱徙烏傷則和出自王霸出自謝矣
周魴傳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　譎休七條凡鄙寡
要何事塵穢簡牘人才如魴即傳可以不立此與胡綜傳
所載僞爲吳質三表豈故鋪陳其事以見吳人智略本疎
好行小慧君臣皆草竊一時耶
潘濬傳拜濬輔軍中郎將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濬漢之
叛臣此略之者已見楊戲輔臣贊下也江表傳爲不實
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　注採吳書疏到急就徃使受杖
一百促責所餉按濬本二劉舊人故尤懼降人反覆爲已
累也

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 至 遂解散雍事 此厷之巧于解元歎之結也

陸凱傳子禕從荊揚來者 至 故鈔列于凱傳左云 此閭閭之人恨晧之虐思凱之懿私造此書以爲口實事辭俱無足徵陳氏錄之蓋其識卑也

是儀傳都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 注採徐衆評云云按古之氏族本出上賜漢吏皆成君臣未宜深責

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 若辭有傾移亦幷得禍巧者不皆可幸也

胡綜傳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 蕃蕃按權之多猜也

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 至 由是奔喪乃斷 此事已見權傳複出乃刊削不盡

吳範傳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　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璋無緣復在白帝與岱相遇承祚蜀人宜知道里遠錯故載之以見吳人僞妄耳

劉惇傳時有星變以問惇至卒如惇言　時孫翊名位甚微安能星躔示變此又吳人之誇也

趙達傳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棺無所得可以爲術家之戒矣

評然君子算役心神宜于大者遠者　算宜從宋本作筭

注據孫盛云云　盛言是也若嫌魏得不以正亦當崎嶇入蜀

注然則鷙死亦有鬼也　此必覘者先得之左右待推問急而始言之則休信爲實見其狀乃鷙微物氣當旋散安得埋着土中復有相邪

注故爲陛下取以作牛膾　張温使蜀時權方爲吳王何

以得稱陛下且正當魏軍頻出廣陵洞口權亦不在武昌
也

諸葛恪傳　讀諸葛恪傳雖孟堅當無以過吳書中惟陸
伯言事似稍煩冗他傳亦篇篇可觀想周韋華薛之徒其
書本勝經其整比乃遂逼前良耳

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　張溫未
竟之績元遜收之

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 至 漸出降首　先使之無所略而
後困之則不得不出矣　四部當作四郡即上所謂與四
郡鄰接也御覽正作郡

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　以爲不
可者蓋以此地南北襟喉雖得其地非十萬之衆不足屯
守若魏傾國來爭恐致利鈍其後恪出新城欲卒此規又
輕用大衆圖不以漸遂致師老民怨家族傾覆

權疾困召恪宏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
事　注採吳書曰權寢疾云云按峻始保恪而後乃相圖
權勢之難共如此
注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　及權在時改
紀此有遠見不當以成敗論
會衆于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至振旅而歸
築兩城所以致人也攻新城則致於人矣然此舉雖勝
已失之驟
注採漢晉春秋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至破之必矣
誠有是形但亦當審己
恪乃著論諭衆意　此論祖述武侯出散關表
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
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　元遜但知忠武頻煩出
師而不規其務農殖穀閉關息民三年而後南征還師之

後又蓄力一年乃屯漢中其明年始攻祁山耳惡有狃於一勝主少國疑羣情未一遽圖輕舉者乎是役也雖克新城歸將不免而况違衆玩寇弗戢自焚釁非馬謖不請貶三等謝劓夷之衆塞同異之口乃更思興作愈治威嚴虹繞靁鳴身分族赤畫虎類狗元遜之謂矣　荆郡語見後

漢書公孫述傳中

於是遂衆出軍至驅略民人　若不過驅略民人曜武邊界但遣督將伺利而動足矣何必發二十萬衆耶今旣大舉又惑于諸將之言頓兵堅城之下是徒爾好大乃素無成算者也

滕胤傳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注採吳書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下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按經意處即疏處也上相出征其門如市即異同之嫌專擅之咎將自此構矣胤與恪特未久故無敗耳

孫綝傳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　孟宗恨于此無大節可紀與王祥皆一行而已

又壞浮屠祠斬道人　釋子稱僧到赤烏年此是其證筆融丹楊人意其所爲也

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　劉宗周南渡時上書號草莽臣自是不覩史書之失

王蕃傳　承元傳劉洪乾象歷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具載宋書天文志中此注失採

賀邵傳　注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按景賀齊之弟邵乃從子非孫也吳書誤

韋曜傳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　此事已載和傳似可省也

評必不得已元宜在先華庶幾忠臣矣　瑩言既不及嚴冲又謂樓宜在先故評家爲之折衷然邵亦以直廢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三卷 吳志

義門讀書記　五代史一卷

長洲何焯屺瞻

歐公作五代史亦多取小說蓋蹈宋氏新唐書之弊雖五代事多闕軼然說家所記未必實錄焉可悉取

馮定遠云歐公文人又生于太平不知武事每敘戰之際則使人思鉅鹿垓下每壯夾寨之戰不使左邱太史公執筆也然三矢告廟之際亦極筆也按歐公敘高平之戰獨勝想周人猶有紀載可據沙陀不知金鏁石室爲何事也史闕其文雖左邱司馬亦如之何哉若憑臆編撰則違孔子其所不知之訓正後代史家大失也

五代史第一　薛居正書名曰五代史歐陽氏書名五代史記卷首去記字近刻之譌也

梁太祖紀上　注中數語是作本紀法

紀下開平元年渤海契丹使者來　遠夷使來係中國利害當書前此未通而始至者當書若泛使則見于附錄可矣春秋以一經該二百四十年之事若後之為史者其事可以分見何必紛繁書于本紀中也

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太府卿敬翔為使　樞密使唐本宦者為之溫懲其禍故改為崇政院而首以敬翔為使由此相沿至宋遂與宰相埒號為兩府

三年告謝於南郊　注不曰有事於南郊亦從其本語蓋比南郊禮差簡按是時親郊必有賞賚不能歲歲行之故但告謝而已

乾化二年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　全忠弒昭宗於洛陽亦身如西京而有子禍

戊寅皇帝崩　注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按為賊所葬故不書非為不得其死

末帝紀龍德三年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取德勝南城　下脫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十八字按書取德勝南城見彥章方立功而反見罷梁主賞罰倒置所以速亡

唐本紀上賜姓名李國昌　字德興見墓碑

國昌子克用　至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　克用是國昌小男唐三朝見聞錄謂之李九郎薛居正五代史克用殺段文楚事在僖宗乾符三年者得之

唐本紀下伶人奏百年歌　唐懿宗與郭淑妃思同昌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嘆百年曲其聲悽惋蓋當時所尚非陸機所賦也

同光二年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　梁與唐郊天皆以春

左熊威軍將趙暉妻一產三男子　注後世以此爲善祥

故於亂世書以見不然按亂世未嘗無此可以見天心之
仁愛而嗜殺之君悖德而失職也然注乃歐公本意

三年夏四月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第　幸大臣第而
書及皇后其失自見

夏四月丁亥朔皇帝崩　莊宗弒于門高而首惡則嗣源
也爲賊所葬故不書

明宗紀長興元年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　注夷狄不可
以禮義責故不曰叛于契丹按突欲恐兄弟不相容而出
奔非外叛故不以叛書注誤

廢帝紀平山人也　至　明宗養以爲子　通鑑考異張昭於
國初修唐廢帝實錄云廢帝諱從珂明宗皇帝之元子也
母曰貞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
留戍平山得魏后帝以光啓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外
舍屬趙人負盟用兵不息音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宗

薛史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人也母魏氏以光啓元年生帝于平山景福中明宗爲武皇騎將略地至平山遇魏氏虜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爲己子劉恕取廢帝錄按張昭仕明宗爲史官與代修廢帝錄無所諱避而不言養子事似可信然李克用光啓以前未嘗徇地山東又從珂若果是明宗子必不捨之而立從榮從珂亦當不服今從薛史附識以廣異聞

清泰三年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　衛人立晉則其名也此殊不成文

晉高祖紀天福三年冬十月戊寅契丹使中書令韓頌來奉冊曰英武明義帝　梁唐皆郊見後受尊號石晉則以契丹爲天矣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德音除公私債　容齋隨筆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則此所除者

想與之同世方尚武四民失業稱貸之際必有不能堪命者故不得已而屢下蠲除之令也

出帝紀八年十二月契丹于越使令骨支來　石晉爲契丹所冊立故其于越皆得遣使

開運三年河決魚池　至河決原武　晉之事勢至此即非德光不去亦必亡矣

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惟翰契丹滅晉　書殺桑惟翰於契丹滅晉之上所以深著起事不正爲後世戒　前於唐廢帝紀書立晉此書契丹滅晉以此始亦以此終二語相爲呼應

漢高祖紀四年磁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　注變降曰來歸是時天下無主與乎叛于彼而來于此者異矣按來歸者內外之辭

隱帝紀乾祐二年　注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莫大之失本

紀無譏按承天之祐禮運語也隱帝名當是祐字五代雖
不知禮何至并此昧之祐字傳寫誤耳
周世宗紀六年夏四月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取
瓦橋關以爲雄州　注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乃
見淤口關上置寨故舊史實錄皆闕不書遂不見其取時
日今信安軍是也按宋信安軍亦今霸州地晁說之嵩山
集云周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
又繼取高陽關與無黨此注不同考之遼史穆宗紀亦曰
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故小學紺珠採此注
論可謂亂世也歟至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公之意蓋謂
亂極當治賴世宗之挺生也然周以子弱宋因其資故隱
躍以致意而不敢盡言焉公之論有出于薛氏舊史之表
者故于末復略爲辨正其失評也
梁家人廣王全昱傳而陳俗好淫祠左道　陳俗巫風至

五代史補

唐家人太祖子傳如不幸物故者　預言物故則示意殺之矣

莊宗劉皇后傳是時大雪至乃投水而死　曾鞏政要策云初太宗嘗問唐莊宗享國不久何也飛龍使李重進對曰莊宗好畋而將士驕縱姑息每出近郊衞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必望勑賜莊宗卽隨所欲給之如此非一朝一夕二十年之禍蓋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也太宗撫手嘆曰二十年夾河爭取天下而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誠爲兒戲我今養士卒誠不悋爵賞但犯法者惟有劍耳當合此所載並爲世監不恤而怨姑息而驕皆足以召亂也　魏博效節軍雖數賜予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叔趙在禮入魏事詳房知温傳中當參觀

晉家人傳論　此論有爲言之稍于史體爲煩

周家人傳太祖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　談叢云家人傳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爲堯山人則此作堯山者其後人所改耶

梁臣楊師厚王景仁賀瓌王檀王虔裕謝彥章傳　此卷始以師厚見梁所由失河北將折而入於晉終以彥章則莫能復爲之禦敵而因以速亡也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二人皆任樞密使其生平得失已具論斷于傳中而官失其職則當代之所治也故獨爲說以究切之重誨傳撮敘頗似論體

周德威傳德威佯走至奮撾擊之　事與擒陳野义同而敘致尤生動

符存審傳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至可以取勝　存審此謀可謂識變

孔謙傳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戸部爲三司　三司

始此
李仁矩毛璋傳　二傳何必立
康思立傳　亦可不立
康思誠傳論　此因太祖由殿前點檢代周懼其以此始
終故微言之
何瓚傳　此傳可不立
晉臣景延廣傳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　椅字始
見於此
漢臣蘇逢吉傳　觀蘇史楊王所由速及而漢祚之促亦
可以推而見矣
楊邠傳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　其用王文伯之言邸
死事張源德傳源德既堅守至得赦而後釋之　通鑑考
異莊宗實錄賊將張源德固守貝州既聞河北皆平而有
翻然之志詢謀于衆群賊皆河南人懼其歸罪不從因殺

源德歐陽史云云按源德若以不降而死其衆當卽降于晉豈得猶拒守與晉要約而後出哉

孫晟傳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　殺行人已非況其從者二百餘人乎宜乎世宗之不永也

唐六臣傳論　范呂相攻廟堂始有朋黨之論公蓋借此以發其呼憤故意味終不親切如論宦者亦當載之於唐書若五代史只言世主與唐時宦者之禍耳目相接而復信用之爲可愚也　張文潛與大蘇書云六人者爲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爲史者曰汝無臣梁之理從而正其罪何所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爲唐於史之名似不順耳雖不云爾尚可以貶辱也班固書有後漢事范曄書亦有前漢事未以謂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爲無害但立名標卷事似難行按此論頗當唯宋史書周三臣則得闕幽

之道又當通其例之變也

宦者傳論夫女色之惑至捽而去之可也　如武氏既得志高宗欲與宰相謀廢之而不可得矣其能捽而去之哉凡議論彼此抑揚處極須斟酌也

雜傳趙匡凝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　匡凝之貢賦不絕亦張子布勸迎曹操之為見耳

氏叔琮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殺之　殺之者以其老也

賀德倫傳乃分相澶衛三州至以德倫為節度使　失河北為梁亡之始由末帝措置非宜而失

閻寶傳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至此不可失之時也　胡柳復振閻寶贊成

康延孝傳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至不旬日天下定矣　梁

之虛實形勢悉于延孝

丁會傳會畏梁太祖雄猜 至 會乃降晉 劉知俊與會皆梁之名將咸以懼疑降敵

張全義傳二人有隙 至 晉軍解去 與罕之隙未詳罕之傳梁救悉丁會傳但會傳作葛從周此作牛存節考從周存節傳從周實主帥而存節以知間道爲先鋒會建渡河之謀而存節亦有以樵濟軍之盜二事各具本傳而從周傳但云敗晉沇河而已

王晏球傳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 惕隱乃官名本紀及附錄皆作惕隱無赫也

相里金傳字奉金 金墓碑云字國寶

贈太師 墓碑云贈太子太師按金上將軍未得贈太師也

張廷蘊傳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際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

明宗直如此展拓不開

王進傳論視在上者如進等至可勝道哉　其在下者亦中人爲多爾若賢人君子輩出則世將亨矣即其不遇亦將爲說以垂後撥亂返治由其開先也

范延光傳制動當以靜　天下名言也

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耶律德光殺楊承勛而敬塘赦李彥珣不如其君父遠矣

張彥澤傳偏將藥元福獨留至契丹遯去　元福之策固善亦惟諸將皆百戰之餘所以能然

傳戎王宣語　戎王宣言舊史文也

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　此又一李筠非周三臣之李筠也

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　何如死國難耶

王景崇趙思綰傳　二人不必立傳但附守貞傳後可矣

馮道傳　馮定遠云歐公作馮道傳平敘而人品自具無溢美亦無溢惡古人不過也此文勝於唐六臣傳按六臣傳許裴樞或過此六人之無恥何所逃也陳壽序漢魏之際緣在晉故稍遜其詞耳君臣之義賴史筆扶持放過不得

道爲人能自刻苦至道殊不以爲德　道爲人自屬長者惜其天資可庶幾於一行傳乃以愛官職而墮大節遂爲自世所嗤也

道方自號長樂老至蓋其自述如此　初疑急就篇云長樂無極老復丁道之自號蓋本于此非也長樂乃馮氏之望封長樂者不一人歐公亦微誤蓋以其有老而自樂何樂如之之語遂以爲自號爾

鄭珏傳　此傳可已

司空頲　亦可無立

劉昫傳門下侍郎監修國史　監修國史即唐書也莊宗繼昭宗故謂之國史

馬縞傳博士王丕議至而立廟應州　因王丕一人之不學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其愈于近代者則立廟應州耳

李懌傳　如懌但當附見他傳

和凝傳是時進士多浮薄至稱爲得人　今人用徹棘事多誤而又誤園作闈也

何澤傳而內實邪佞至聞者哂之　此事不可遽加以邪佞蓋幷私于趙鳳請立秦王爲太子言之也

王松傳　不必立傳

司天職方考序　但存司天職方者蓋謂五十三年之間蕃將與盜賊乘時之亂非所據而闇干之綱紀文章掃滅無餘所不毁者惟天地而已

司天考上而使一藝之士至而未始不本於此　元人不

用歷元蓋微自歐公發之不然曹士蔿馬重績之法未有
肯信而仍之也

司天考下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至以備司天之所考
災祥者人君之庶徵所以自反其極之建不建者也當
如兩漢書之本紀歐公必欲離而二之又非也

吳世家楊渥水中出火可以燃　水中有陰火伏焉又因
濬江相激而發耳

南唐世家李昪尊號非古也不許　李昪不受尊號在宋
神宗事前

景盟于昪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　此盟有先宋太祖兄
弟而爲之者矣

前蜀世家王建莊見素之孫　唐書宰相世系表莊待價
之後出逍遙公房見素自出南皮公房非同系書俱出歐
公手而互異若此

論　以一隅之地而云祥瑞畢至或者諛佞之臣僞爲以蠱主心否則設詐以炫耀他國愚主所自爲爾今并以麟爲非祥豈不過甚而與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繫詞非孔子作連類歟

吳越世家錢鏐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　兼淮南者攜錢楊之交也

南平世家高從誨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　經之成在周顯德中此時則五經已具也

繼冲繼冲大將李景威曰亟封府庫以待　景威光憲無妨兩是區區三州固宜效順以全宗祀非若劉禪有漢家四百餘年統緒之責也

東漢世家劉旻旻乃遺宰相鄭珙致書九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　宋之南渡所保者李煜錢鏐故地其事金則劉旻之故事也

戰於高平至軍威大振　是役與唐莊宗夾寨之戰畧相似馮道謂世宗未可比太宗顧獨不得比莊宗乎

四夷附錄契丹.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頃至克用聞之大恨　阿保機欲邀朱溫封冊而尙難之然則宣和海上之盟烏得不納侮於金源也

冊曰咨爾子晉王至爾覩予猶父　冊文止載三語以著其實足矣

而阿鉢本無姓氏至於是始姓蕭　遼史蕭翰本名小漢蓋對音字也

論嶠歸錄以爲陷虜記　范質亦有石晉陷蕃記見晁公武讀書志云少主初遷于黃龍府後居於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按契丹丙午入汴順數至甲子歲爲十八年實國朝太祖乾德二年也

高麗昭進別敘孝經一卷至皆不經之說　凡書不經前

賢論定者往往不足觀採求異書不如求亡書也

義門讀書記

一卷 五代史